殷栗齋集

卷十一
卷十二

般栗齋集抄本

開平張啓煌著

卷十一

殷粟齋集抄本

開平張啓煌著

卷十一
卷十二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孝經九言不敢論

書無逸五言不敢大誥三言不敢其兩言害敢一言昌敢一言弗敢亦無不敢同意直謂大誥七言不敢可也不敢者敬畏之訓辭自古帝王聖賢傳授舍敬畏再無他法此其意孝經得之孝經言不敢者凡九第一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第二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第四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第八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治國者不敢侮鰥寡而況士民乎治家者不敢侮臣妾而況妻子乎是則人之所以成為孝不敢之心成之也又可知人之所以陷于不孝敢

心陷之也、管子势篇曰、賢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注、不能、莫與争功、不敢莫與争勇、不能莫與争功、其即满招損謙受益之義乎、不敢莫與争勇、其即忿勝凶敬勝吉之謂乎、曾子一生得力、見之論語者、為者身見之大學者為慎独、見之孝經者為九言不敢者身慎独、皆含不敢之意、孝經独傳曾子、曾子蓋孔門之以孝称者也、百里負米之子路、何嘗非孝、唯子路敢心多、子路之敢心、便于任道、任道以有勇為貴也、曾子之不敢心、合于事親、事親以守身為本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曾子諷誦之極、不敢之能事矣、其所以受傳孝經、良非偶然、曲礼曰、為人子之礼、在醜夷不争、又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不者不敢也、又曰見

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見父執已如是、對父母可知、礼所言通于孝經矣、唯是孝經九言不敢、當注意第一章之不敢毁傷、毁傷之事多矣、尤以忍死偷生者當之、不敢毁傷之事亦多矣、尤以忘軀徇國者當之、忍耻偷生為虧體辱親、忘軀徇國為揚名顯親、似毁而實不敢毁、似傷而實不敢傷、孝親之道、其庶幾矣、不辨此一不敢、其八不敢亦在影響之中、又須知辨此八不敢、其一不敢已得完全之理、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孟子曰、好勇鬥狠、以危父母、此不孝成于敢、仍然是敢之小者、張良招四皓以定太子、其子辟彊、敢于党呂氏以危漢室、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其子歆敢于為莽國師、王莽敢篡漢、玷

辱乃祖王御史、朱温敢篡唐、慙媿其父朱五經、此不孝成于敢乃其敢之大者、王安石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不敢之心、被王安石表尽矣、吾尤痛恨于其祖宗不足法之一言、試問祖宗就不法、更法何人、安石自陷于不孝、乃并陷神宗以不孝之罪、人謂安石不識忌憚字、吾謂安石亦不識孝經字、無逸之所以為無逸、全在五不敢、大誥之所以為大誥、全在七不敢、孝經所以為孝經、全在九不敢、夔夔齋栗、舜之不敢也、孔子以大孝称之矣、翼翼小心、文王之不敢也、礼記以文王世子教孝矣、雖然無敢心亦不可也、有敢心或無惡不作、無敢心則一事不成、即以孝道論之、使當日無楊香搤持虎頸之敢心、則其父死于虎、無朱暉彭

倘拔刀而前之敢心、其父母亦皆不免于盜賊、曾子避寇于武城、不過非其位耳、苟與子思易地、則守城之敢心、吾決其由戰戰兢兢而為效死勿去、總而言之、敢心利用于臨時、不敢心利用於平日、

孝經言孝不言慈論

文王之為父止於慈、而有武王周公之達孝、達孝非達以父之慈也、使以父之慈而後達孝、武周反為不孝矣、瞽瞍之為父至不慈、而有舜之大孝、大孝是大於不見父之不慈也、使見父之不慈、而勉為大孝、恐舜並小孝亦不能當矣、孝經一書、祇有言孝、並無言慈、諫諍篇之言慈、慈于親耳、非慈于子、如孟子之言孝子慈孫者、慈即孝、慈孫即孝孫、勿混之也、孝經之無言慈、意謂為子者一意尽孝、不能因父之不慈有所減、亦並非因父之慈而後有所加、孝經為教孝之書、教法之至精視此矣、孝經亦言弟不言友、弟從孝而生、故言孝亦言弟也、弟非因友而後生、故言弟不言友也、書康

誥言用刑者、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弗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
于弟、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言孝亦言慈、言弟亦言友、康誥
非專為教孝之書、故與孝經之例不同也、周官大司徒、以鄉八刑
糾萬民、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例同孝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孝經以法服列法言德行之先說

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也、言行之重如此、而孝經以服先之、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因此亦先言服堯之服、而後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毋乃輕重倒置、曰服居言行之先者以先後言、非以輕重言、何謂先後、人之相見、先見服、次及言行、若以為先則重之、後則輕之、然則言先於行、亦言重而行輕乎、孝經下文祇申說言行、不申說服、固以服義易明、無待申說、而服之不能與言行並重、亦於此示意矣、雖然、服不能與言行並重、而輕視之、仍不可也、詩之於言也、曰出言有章、而必先曰狐裘黃黃、中庸之於

行也、曰非礼不動、而必先曰齊明盛服、服非法服、則言非法言、行非德行、可知矣、服有關於言行、言行亦必称其服、有言妖行妖而後服妖應之、何晏非祖尚清譚、不至衣婦人之衣、趙武靈王倘顧念中國、不至服胡人之服、服胡人之服、必言胡人之言、言胡人之言、必行胡人之行、今日如何晏者尚少、如趙武靈王者幾遍天下也、孝经之言不敢服者、今且不敢不服矣、孝经之言不敢道者、今且不敢不道矣、孝經之言不敢行者、今且不敢不行矣、孝经引詩者十、吾且再為引一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孝經以非孝為大亂之道論

孝經五刑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經方言不孝之罪、而合三者參之、明此皆自不孝而來、不孝則無可移之忠、由無親而無上、于是乎敢要君、不孝則不道先王之法言而無法、于是乎敢非聖、不孝則不親而無親、于是乎敢非孝、曰此大亂之道、明其當為莫大之罪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周衰亂臣賊子、春秋書之者不絕、皆不孝不弟之人也、有子于是乎歎亂焉、可知夫子時亦有言非孝、而未敢公然登之于學說、有之自商鞅天運篇始、天運篇言六蝨、孝弟

居一焉、曰國有此必貧至削、烏虖、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不以孝弟為美德者、而商鞅以為六蝨之一、至于貧削其國、非梟獍之性而肯為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絶矣、車裂不足蔽其辜也、莊子云、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其言亦近於非孝、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所以春秋變為戰國、戰國遽入強秦、秦亦不過十五年而亡、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如此不孝、安得不亡乎、至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凡通五經、皆兼孝經也、且衛士皆習焉、著之為令、故漢帝謚法必加孝字、見得非孝無以治天下、所以漢朝四百年餘之天下哉

比隆三代、雖有王莽之篡、而光武中興、曹操之奸、而先主鼎足、皆孝之為效也、堯以親九族、然後於變時雍、舜克諧以孝、然後無為而治、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皆言孝為大治、言外即見非孝為大亂、後漢書列傳云、少府孔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母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而曹操得以誣殺融者也、曹操何人、尚不敢言非孝、且殺倡言非孝之人、可見天理之所不容、雖奸雄亦惡之矣、夫大亂之道、皆由學者倡之、斥三年喪為古人拙笨之學說、討父檄仇孝論、一時風靡天下、使路粹之誣孔融、施之今日、孔融必不殺、且以美談當之、噫、流蕩一至此乎、